

翠環

于在春作



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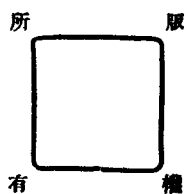
環

子在春著

上海
真美善書店
1930

1930, 1, 10, 出版

1—1500 册



實價四角

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

自己的題記

本來，可以不必寫什麼序的；又有點懶得來寫。但，一想到這些小篇段馬上就離開我自己的手邊冒險去，向旁人忍受那些冷冷的白眼，趁還未分手時，不忍心不當意的溫存他們一下。

說溫存已經不是容易，更要當意點就更難。——「打算寫御像無從寫起頭，也難得寫收尾，像是有太多要寫的。」

實在也是有：這些說不上欣慰，也說不上是哀悼。「是些什麼？」，只

有這嫁過女兒的母親們才配來商略這箇答案。

這譬喻倒不是隨手拈來的譬喻。它壓迫着我的情感，自從我送過岳母他們一次行。後來，我問姐，Why和你說了些什麼的，除了哭，說，叫你不要壞，回話在笑裏。

顯然的，有許多要說的，那一點都不說。

還是不必寫什麼序吧，儉點懶。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燈下，在春。

磁

石

目 錄

自己的題記·····	一
磁石·····	一
淅落·····	一五
破說·····	二三
簪纓·····	三五
健毫·····	四九
荒寺·····	六五
黑的美·····	八三
翠環·····	九七

這又是我離家的時候，清晨天氣很好，雖有幾片薄雲，倒還爽朗。

弟弟們都送到車站，北月臺已滿滿的浮動著行客，都在候車；我便和弟弟們上大橋攝了兩張影，那時我絕無離家之感，心中只計畫着到蘇州站要攝點城和寶塔，到某處要攝點風景一類的，嘴裏和他們談談笑笑。這時，火車在遠遠的軌道上開始現形，行客們都翹首等它進站；父親便招呼我，說火車就到了，我便和弟弟們急急的走下天橋向人叢中擠進。火車停

了，站上頓然繁喧得更利害，父親，S叔和我都魚貫着登車，負責照應行李的家人替我們放好了放在車廂裏的小物件便下車去，站上已經第一次警告要開車。

我伏在牕口，囑咐弟弟們給我轉寄信件和其他的閑話，眼看弟弟們向左方緩緩的移去，原來車輪已經工作起來，匆匆的一聲再見中，我們便被火車沒來由的帶着東下。出了山洞，車行漸快。我仍伏在窗口，默看家鄉的一切向車後漸速的退過去，覺得有點悵惘，游目四矚，逐次呈出鄉野的景物，從可望的天邊，僅見一叢亂樹，隱掩着故鄉的城，而比較近點和更近點的平原樹，屋，田壠，磨盤似的向左方很快的旋轉去，較遠的擁着故鄉的城的亂樹倒還能在我的眼中繼續占有地位到較遲的一秒鐘。

更覺得悵惘，車牕外只有荒田和長林和村屋，都像不是家鄉的景色了，至少帶着些惹人憎厭的色彩，我纔回頭向車中一望，靜靜的坐着數十

位行客，談話的聲音給沉重的車聲掩着，在車內只覺得岑寂。大概銜煙艸的人太多，車中薄薄的迷漫着煙氣。我又向牕外換了一口呼吸，便兜的坐在籐椅上，拾起拋在椅旁的書想，忽然憶起預備攝影的事，便查了攝影箱的所在，然後低着頭沉默着看書。

車聲這般的沉悶，車身這般的有節奏的搖擺，車外的景物只是平凡倒退。車中的行客都昏然欲入睡了，有幾位已經垂下頭合上眼尋求他們的舊夢，有幾位簡直橫陳在籐椅上做出優美的睡姿，也有幾位嫌晝眠的無聊，尙竭力談笑支持，想從睡神手中奪回他們自己——我是其中之一，放下手中的書，興奮的向車廂裏一瞟。

這一瞟，引起我的無量的歡喜，也可以說無極的悲哀，也更可以說無名的留戀和悵惘種種有些抵牾的情感。在常時我的神魂差不多像鐵屑一樣的給我磁石吸着了。我的磁石呀，我願，死也情願，悠久的給你吸着！那

不是我們便悠久的在這箇世界上，或者竟到了別一箇世界上，相親近了麼？唉，但是，到如今，空留下一箇深刻的印象！——這是我箇人的一箇奇跡，我本是極健忘的人，而對於我的磁石竟絲毫都清晰的不曾模糊；將一粒心埋到氣香色美味甜的世界裏去，依然有一箇很複雜很明白的輪廓湧現在眼前。

隔去我所占據的一席約有六七座，就是我的磁石的所在。車廂中的客座是分左右兩邊，中間留給人們往來，我的磁石在右邊，我在左邊。當我的視線接觸了我的磁石時，這長方形的車廂像給畫上一條對角綫了，在形成這對角綫的各點上各有它所含的情緒，意味，色彩，熱度，絕不如平凡的點只是無機物。

關於我的磁石的丰姿和一切，我都不願加上一些生笨的泛語來形容，因為我常常想洛神當年的美定還不止洛神賦所表現的那樣美。假使我太不

爭氣的隨意寫來點泛語，不使我的磁石減色？現在，我祇能寫一點具體的部分：一件淺色旗袍式的外衣，鬆鬆着的髮，和一對使我風魔的眼。

『別忘情了！』自己心中打算，固然要提防給同車的行客們看破；而且嚴肅的父親坐在前面，S叔也在旁邊，一忘情便要鬧很大的笑話。我的磁石也有同行的人（一箇中年的婦人，另一箇已老的少女，和一箇七八歲的男小孩子，他們間相互的關係，我也曾一度偵刺，雖沒有確切的結果，但以爲除另一已老的少女外，其餘三箇的關係像是沒有什麼疑義的。）給他們發見了我的如此，不是多落一箇輕狂之迹給我的磁石的親人們嗎？——

這或許是過慮，從來沒有一隻過雁的影怕遮斷了草根的日光惹草根恨的。

但是，我的視線和我的磁石終於被『別忘情了』一語絕緣了。忙着偷眼四看我所顧忌的人們，纔低下頭拾起拋久了的書。不知怎的，心神飛越到那兒去了，眼前現放好那樣幾箇字，但映入腦中便不知成些什麼；不由人

的又擡起頭來，可巧又給我的磁石吸住。我真怕呀，四圍都是禮教的使臣，他們都可以約束那犯了禮教所不允許的事的人，我雖然有心情願爲我的磁石犧牲，我的一切的傾向，不過在我未得我的磁石的正式的願盼前，我絕不能爲我自身的輕狂受禮教的屈辱的，還閃着避着。

說到正式的願盼的有無，我直到現在還不能解決，只能想及當時頗有種種的驚喜和震顫，這大概是兩者間內心的情感交流時的現象。其餘，都不是我所能記認的，因爲我的智慧在當時一齊努力於欣賞不可名狀的美，除這不可名狀的美外，無論什麼，不能在我的靈裏占有萬萬分之一立方分的空間。好了，不用管正式願盼的有無，我的磁石至少總繼續放射出吸引力的吸引我這可憐的鐵屑。任憑我怎樣的擺脫，想停止我的注視，終歸失敗了！我只知道世界上是一箇緋紅，總是極可使人陶醉或昏迷的顏色的小穹廬，箇中充滿了蜜的甜，花的芳香，愛之神的美好，有一顆驕傲的小鹿向

「頭白縣縣的羊討一些垂憐，極其旖旎風流之致。」

『丹陽！』這不能引起羣衆的興味，因為車中到丹陽下車的人真不多，且丹陽又沒有引起羣衆的興味的本能。不過，同時有一件使全車廂失意的事，原來老天在密布着烏雲，趕走了助人歡欣的太陽，待紛紛揚揚的下那使人愁悶的雨。行客們相互的在說些雨的討厭，和在詛咒些老天的不識相；父親和我，S叔也說到假使上海也下雨豈不麻煩的話。火車又開行了。

無情的雨不顧人們的願意和不願意已經在洒了。玻璃牕上，一陣緊一陣鬆的挾着風威打上了若干若干點，漸漸的滿牕都是長形的雨點，漸漸的滿牕都模糊成一片，漸漸的溼透了。車中沉寂欲死，失意撲滅了各箇行客的勇氣，將一切都交付給命運之神；我也覺得索然，雖坐對『似這等可喜娘，』卻還怪老天不肯與我以十分圓足的滿意。但立刻我又覺得極其滿足，以為已如了我的最高的慾望。——這便是我當時情感低悟的一證。

再看我的磁石，覺得更美了，簇着眉心，兩眼的媚直甜透了我的骨，斜簪坐的在聽着那中年婦人和那已老的少女談心，於是我得領略了處女的一些窈窕的長處。同時再有一樁使我得着離家的安慰的，原來她們談話時的腔調都可以證明她們是『鄉親；』——我既武斷了我的磁石和那中年婦人的關係，她們當然是同語的——天然的人們在異地的人羣中遇了鄉親，總如遇了故舊一般的可安慰。我的磁石卻一直沒有開口，只顰着眉兒，錫着眼兒，微垂着頭兒，斜欹着身兒靜坐着。我卻只偷看着，細品着她的眉兒的含黛，細味着她的眼兒的打話，細瞧着她的頭兒的低昂，細量打着她的身兒的欹斜。那時我的畏罪的心完全給愛美的心所征服，我太勇於很堅決的自信，她已給我相當的允許，讓我盡情的欣賞她。

車到常州，雨仍然在下，目的地已到的行客們都忙着下去。我心中先是一驚又是一喜：驚的是不要我的磁石的目的地便是常州，喜的是我的磁

石的目的地竟不是常州。此後車到一站都有同樣性質的驚和喜。我的癡心直要這龍似的火車永久繼續它的進行，不暫停留的東下，縱然闖入太平洋裏，埋在深深的水底；那時禮教的長城圯壞，羞慚和畏懼的陷阱填塞，我得，我的磁石也敢給我攬着，吻着，輕狂到死！——我只飄飄然沉淪在幻想之中。

沈煩的車聲漸次的減靜，破空的一聲嘹唳的長鳴，車中的行客都震起他們昏昏的睡與昏昏的思，爭先的問到了那一站了。我掙扎着立起來伸頭向右邊的牕外一看，一片黑灰色的城牆是到了蘇州的標識。「該拍照了，」S叔打趣說：一想到落雨，懶懶的坐下來回他一句「怎能夠！」心頭又在躊躇了，蘇州照例是有很多的行客，假使在我的磁石和我的中間，給沒有坐地的行客們阻障起一座肉屏風，像蘇州的市景給那黑灰色的障礙物遮着一樣，那不要急煞人。看，潮似的行客湧上來在尋他們一箇片刻的安身之

所，我的同學Z君也在其中，我指點他一箇空位給他坐下，（也許是怕他做肉屏風的成分的緣故吧，）不免寒暄幾句。我一面支支吾吾，一面卻在人叢中尋求我視線能達到我的磁石的路徑。莫道雨是無情，到此時反像有意成全我了，拖泥帶水的行客畢竟填不滿車廂，先此咀咒雨厭惡雨的心情不但完全消化，倒反要讚美要歌頌它，——這也是我當時情感抵牾的一證。

直等緩緩的出站了，我的心才算放落來。蘇州過了，車是再不會擁擠的了，而我磁石大部分將和我們同車直到下行的終點了。此時大約下午一時。車外的霧閉氣很嚴重，車內彌漫着熱鬧的空氣——像黃梅時節的；——彌漫的結果，使人感到極端的不適與倦。我的磁石也懨懨的，我也被暗示了懨懨的，行客們都也懨懨的。

車行不多遠，忽然光漸漸的亮起來，有些兒起色，失意的人心繼續拘